

卫斯理
武侠小说全集



侠血红钢

XIAXUE
HONGLING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侠血红翎

XIA XUE HONG LING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侠血红翎/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 - 7 - 80240 - 443 - 4

I. 侠…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209 号

书 名: 侠血红翎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姜 丽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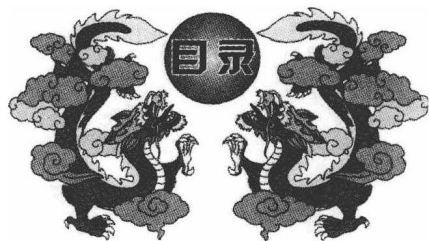
印 张: 32.5

字 数: 58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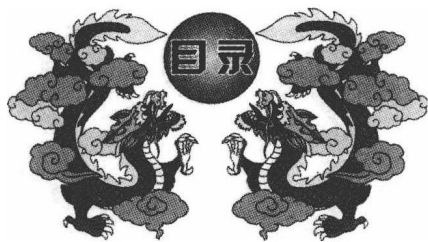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 一 章	卧虎腾龙会东京	1
第 二 章	水轩争雄显神通	11
第 三 章	胜三关奇人奇事	20
第 四 章	无面人诡异绝伦	31
第 五 章	晶雪异人异宝	42
第 六 章	探禁城亦惊亦险	52
第 七 章	使诡计弄巧反拙	64
第 八 章	荒山郊犯戒救人	74
第 九 章	逢双龙娇娃得运	85
第 十 章	违严令密室失宝	95
第 十 一 章	观恶斗桌底遇异	109
第 十 二 章	展神通金铃慑魂	117
第 十 三 章	赐宝丸来历不明	128
第 十 四 章	救儿命两老逼婚	138
第 十 五 章	雪仙翁夜来探访	148
第 十 六 章	芳心怨离师叛道	159
第 十 七 章	斗灵禽三王殒命	170
第 十 八 章	小姑娘避祸远走	180
第 十 九 章	回旋谷意外奇逢	191
第 二 十 章	封死穴忧心怔忡	202
第 二 十 一 章	山摇地动崩积雪	213
第 二 十 二 章	乍遇强仇同敌忾	223
第 二 十 三 章	辣手伤人非本愿	233
第 二 十 四 章	芳心被控伤幼主	243
第 二 十 五 章	寒潮冰洞困灵禽	255
第 二 十 六 章	火鸷解困出生天	265

侠 血 红 翎





侠 血 红 翎



第二十七章	二魔相逢晶雪谷	275
第二十八章	四苦阵法围魔祖	285
第二十九章	冰天雪洞困娇娃	297
第三十章	平伤穴意外奇逢	307
第三十一章	聚三魔武林失色	317
第三十二章	受寒毒因祸得福	327
第三十三章	投异派逆女伤亲	339
第三十四章	练神功功亏一篑	349
第三十五章	施辣手假意疗伤	360
第三十六章	斗禁城娇娃负创	370
第三十七章	冰原谷神鹫中奇毒	381
第三十八章	天门宫侠女遭围困	391
第三十九章	峭壁崖少主险丧生	401
第四十章	反天门三魔头火并	411
第四十一章	钻地穴小侠侣奇逢	423
第四十二章	镇海龙挥泪谈往事	433
第四十三章	孟冬儿辣手创灵禽	443
第四十四章	毒门毒魔祖中毒瘴	453
第四十五章	奇中奇两小遇奇缘	465
第四十六章	离火钟神君施力威	475
第四十七章	玄冰洞火鹫救三龙	485
第四十八章	侠血洒遍开善果	495
第四十九章	红翎飞舞报前因	508

第一章 卧虎腾龙会东京

朝属梁，暮属晋；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拨乱五十秋！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五代残唐，干戈不息，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废了后周幼帝，自立为君主，才令得天下纷乱的局面，慢慢地平静了下来。篇首这一首民谣，便是反映当时天下大乱的情形的。却说宋太祖建都汴梁之后的两年，亦即是大宋乾德三年，宋朝的兵力，已然使得女真国来京进贡，纷乱的局面，大都停当，而东京开封府城中，也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处处弦歌，户户丝竹。

这一日，乃是秋高气爽的天气，开封外城北面的金辉门外，正当人马喧嚷之际，突然在远处传来一阵吆喝声，引得人人注目，却是四个形容古怪的僧人，每人肩上，俱各负了一条老大的石柱，健步如飞，向城门中走去。

那四个僧人，身材均甚是矮小，五官口鼻，攒在一起，也不容易分辨出他们的年龄来，可是他们肩上的那条圆形石柱，却甚是惊人，长约七八尺，径可半尺，少说也有千余斤分量，因此一时之间，不少人全都停住了脚步，望着这四个僧人，啧啧称奇。

那四个僧人却是若无其事，只顾向城内走去，那东京开封府，共有外城、里城和宫城，三道城墙。一进了金辉门，便是极为热闹的街市，那四人略停了一停，又是一声吆喝，将肩上所负的石柱，竖了起来，顶在肩上。人不过四五尺高，却顶着一根高约七尺的石柱，那模样更是显得奇怪无比，不消片刻，他们身后，已然跟上了一大群小孩子和游手好闲的人，跟着那四个矮子，在身后说笑取乐看热闹。

只见那四人穿大街，过小巷，来到了一所巨宅面前，才略停了停步。

那巨宅极是巍峨，单是门前的两只大石狮子，已然高达六尺，显出宅第主人，非富即贵。在巨宅前面，还有以花岗石铺成，老大的一个广场，四人在广场边缘上略一迟疑，竟然洒开大步，直向巨宅大门走去。

四个僧人的这一行动，不禁令跟在后面看热闹的那些人，心中诧异不已，因为他们既然在东京居住，自然知道那所巨宅主人的来头，因此都远远站定，

不敢再跟过去。人丛之中，只有一个三十来岁，书生打扮的人，跨前了两步，高声道：“四位大师，出家人六根清净，何必多生嗔念！”

那四个僧人，本来脚步极快，十来丈宽的广场，一晃即过，已然将要来到那巨宅的门口，但一听书生的呼唤，却立即转过头来，向那书生瞪了一眼，各自“嘿嘿”冷笑数声，道：“出家人虽是六根清净，却也不免要化个缘！”一个“缘”字才出口，四人动作一致，如旋风也似，滴溜溜地一转，已然来到了大门面前，一耸肩，卸下了肩上所负的石柱，双手捧起，用力向地上一蹬，只听“轰”然一声巨响，那四条石柱，竟然将石阶蹬碎，陷入地中尺许，兀立在那巨宅的门口！

这一下，令得老远围住看热闹的众人，俱都张大了嘴，合不拢来，一刹时间，静到了极点，只有那书生摇头晃脑，叹道：“好气力！好气力！只可惜仍是无补于事，只是徒逞一时之勇耳！”

那四个僧人将石柱立在地上之后，已然身形掠起，站到了石柱之上，一听得那书生如此说法，相互对望一眼，左首的那个开口道：“贫僧等四人，早知东京开封府中，卧虎藏龙，英雄辈出，本来也不敢卖弄，只是受人所托，要向此宅主人，化个小缘，这位施主，为何道贫僧等只是徒逞其勇？”

这一开口，声势更是惊人，直将众人震退了丈许，耳际还兀自嗡嗡作响。

只有那书生，非但不退，反倒跨前两步，从衣领中取出一柄斑竹折扇来，“刷”地打开，那竹扇扇面上，一面洁白，另一面，却写了不少字，但是也不像是什么诗词，而三个字一断，两个字一断，四个字一断，倒像是写着不少人名，只不过因为他一打开折扇之后，便轻轻摇动，所以看不很清楚。

那四个僧人面色微变，随即一声长笑，道：“原来是容施主，贫僧等在此化缘，与容施主河水不犯井水，还是不要多加干涉的好！”

那书生“哈哈”一笑，折扇轻摇，道：“难道看一看都不可以么？”正对答之间，那巨宅的大门打了开来，两个武将装束的人，走了出来，一见大门口并排被插上了四条石柱，石柱之上，各站了一个形容古怪的僧人，不由得一惊，齐声喝道：“做什么？”

那四个僧人手在怀中一探，各取了一个小小的木鱼在手，“笃笃笃”地敲了三下，才道：“咱们四人，原是西域僧人，特来中原，向慕容将军化一个缘。”

这四个僧人口中的“慕容将军”，复姓慕容，名延钊，也正是巨宅主人，年轻时曾和宋太祖共打江山，如今官拜“殿前都点检”，那职位，就是禁卫军的统帅，但慕容延钊因为和方今圣上，宋太祖赵匡胤自幼至交，因此另握重兵，正是煊赫一时的人物。那两个武官面色一沉，叱道：“你们就算要向慕容

将军化缘，也不该损毁将军府第，这一来，却是罪该万死！”

四个僧人冷笑一声，道：“贫僧等山泽野人，却不知道京城中的规矩，只知千里迢迢，来到此间，非要向慕容将军亲自化缘不可！”

两个军官叱道：“京师地面，焉容得你横行！”嘈吵之间，宅中又出来了几个卫兵，手中各执长戈大矛，那两个军官劈手夺过了两柄大关刀，抡起一个圆圈，“刷”地向石柱砍去，“砰砰”两声，砍个正着，只见石柱上的两个僧人，身形向下略一沉，那两个军官，大叫一声，虎口迸裂，两柄大关刀飞出老远，“呛啷”一声，跌在广场上。

那两个僧人冷笑一声，两个军官退出七八步去，呆住了作声不得，四个僧人对望一眼，突然大声道：“西域小僧，一了，百了，千了，万了，向慕容将军化缘！”四人一起开口，发音轰轰发发，更是惊人无比，将那七八个卫兵，俱皆震至面无人色，呼喝方毕，只见大门之内，缓缓踱出一个老者来，一身儒服，三络长髯，气度雍容，就在大门口站定，缓缓道：“久仰西域曼陀山四铁僧的大名，今日得见，幸何如之？”

那四个僧人原是师兄弟，以一了为尊，一见来人气度不凡，站在那里，渊停岳峙，绝非等闲江湖上人物所能比拟，也不敢轻视，双手合十，道：“施主高姓大名？”他这里双手甫一合十，手掌便向前略略一送，一股大力，已然暗暗送出。

只见那老者衣袂长髯，陡然间如为狂风所拂一样，一齐飘动起来，但身子却依然兀自不动，神情也是那样地淡雅，拱手还了一礼，道：“不敢，在下姓孙，名尚之。”那一拱却是大大方方，却无趁机较量对方功力之举，一了面上微红，道：“孙檀越必是慕容将军亲信，相烦通报，就道我们四人，前来化缘。”

孙尚之道：“四位大师要化缘，何必惊动将军？慕容将军带兵在外御寇，偶一返京，正不知有多少军国大事，要与圣上商议，四位大师若不嫌菲薄，在下代慕容将军，每人给黄金一锭！”一面说，一面从怀中摸出四只金元宝来，每一只俱有五两上下，古时物价平贱，五两黄金，已可做得不少营生。老远围住了的众人，更是屏气静息，以观动静。

只听一了说：“孙檀越差矣，小僧等此来，是要向慕容将军亲自化缘，何劳孙檀越越俎代庖？”孙尚之一笑，道：“佛门广开，在下要赐舍，难道大师竟不受么？且先受我布施，然后再见慕容将军不迟！”

曼陀山四铁僧虽然久在西域，但对于中原武林人物，却极是熟悉，刚才那书生一取出折扇来，四人便面色微变，便是因为认出了书生的那柄折扇，江湖上有名的称之为三十六招天罡扇，又称阎王扇，那折扇之上，确是写着

一个一个的人名，那些人，全是死在他这柄折扇之下的江湖高手。但此时见那老者气度轩昂，仪态非凡，报出名字来，却是叫作“孙尚之”。一了等四人，立即在心中搜索此人的名字，但搜索枯肠，却不获结果，因此一了才借合十为礼之机，试一试对方的功力。

这一试，对方显而易见，不是庸手，偏偏孙尚之三字，闻所未闻！

当下一听得孙尚之如此说法，一了不禁眉头一皱，抗声道：“照孙檀越的口气听来，贫僧等若是接不住你四个金元宝，便没有资格见慕容将军了，是也不是？”孙尚之淡然一笑道：“那也未必，要看到时大师们是否再能见慕容将军而定了！”

口气之大，无以复加，倒像是威震西域，名扬中原的曼陀山四铁僧，佛门“铁手掌”功夫，尚接不住他的一个金元宝似地！四铁僧虽是佛门中人，但是却个个性烈如火，一听之下，大动嗔念，齐声叱道：“请！”

他们这里，一个“请”字甫出口，便见孙尚之一扬手，四只金元宝金光闪耀，已然脱手而起，但是却并未向四铁僧射出，而是向上扬起，约有尺许，便向下沉来，就在将沉未沉之际，只听得“叮叮叮叮”四声，接连而至，几乎是同时而发的，响声过处，嘶空之声，突然大作，四只金元宝已向石柱上的一了，百了，千了，万了四人，电射而出。

四人一见孙尚之一指之力，便如此强劲，心中皆是一怔，但金元宝电射而至，已然不容许他们再多有时间来考虑，只得各自一摇手掌，五指一收一放，掌心立转墨黑，正是内外功俱重，横练而成，较铁砂掌功夫仍胜一筹的“铁手掌功”。

那铁手掌功，一经运上，掌心其坚如铁，可以凭空抓挡兵刃。曼陀山四铁僧艺成以来，从也未曾用过兵刃，便是因为他们这铁手掌功夫，艺技惊人，故此时料想不但可以将金元宝抓在手中，而且还可以运用掌力，将金元宝抓成一团，以显功力，怎知晃眼之间，金光来到眼前，四人已各觉那金元宝虽然只有五两来重，可是不但来势如电，而且还挟着排山倒海的力道，身子几乎不能再在石柱上站稳！

四人心中再是一惊，一沉真气，双足已在石柱上留下了一个足印，就在他们稳住下盘之际，金元宝已然飞到，四人五指如钩，才一抓上，便觉出金元宝上的力道，大得简直不可思议，将自己铁手掌力，全都逼了回来，一阵“格格”响处，五人手指，皆被那股大力冲断，但是余力未尽，只见四人手臂向后猛地一缩，又是“格格格格”四声，俱都从石柱上翻了下来，那四只金元宝也随之跌下，四铁僧俱以左手托着右臂，明眼人目中，一望而知，他们的右臂，已然断折！

孙尚之又向外踱出了两步，缓缓道：“四位大师，还要向慕容将军化缘么？”

一了自知对方一指之力，便已然令得自己身受重伤，一臂断折，只怕动起手来，更是厉害，只怕连脱身都不能，厉声道：“不用了，孙檀越，咱们后会有期！”大踏步向前跨出两步，偶一俯首，只见地上四只金元宝，每一只之上，皆有四只深深的手指印，一了首先一怔，重又转过身来，厉声道：“孙檀越，玄天门掌门，三清上人，与檀越怎生称呼？”

孙尚之自从出现之后，一直形容淡雅，面带微笑，但一听一了如此说法，面色突然一变，道：“四位留步！”四人对望一眼，已然听出了他语中隐含杀机，身形疾晃，四人分成四个方向，旋风也似，向外欺去，但是他们这里，身形快疾，那孙尚之却比他们更快，只见他衣袖飘动，也是疾欺而至，每到一人面前，便疾伸双指，将人逼退，晃眼之际，曼陀山四铁僧，已然被他逼在一起，而孙尚之衣袖展动，劲风排荡，以一人之力，竟然将四人围在当中！

四铁僧右臂虽断，但功力仍在，强忍疼痛，各以左掌发招应敌，晃眼之间，便过了三四招，四人渐显不支，一了厉声道：“孙檀越，曼陀山一门，向与三清上人相交甚深，你可是要杀咱们以灭口，须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咱们四人上中原来，已在曼陀山禀明三位师尊，他们若是得不到咱们的音讯，只怕也要上东京来闹一闹，看你逃得过去不？”

孙尚之左手一沉，衣袖“刷”地卷起，一了身子向旁一侧，避得确是快疾，但是已然断了右臂，却是一阵剧痛，身形为之略一呆凝，而就在那一瞬间，孙尚之衣袖已如夏日雷雨将至时的乌云也似，疾展了开来，势若奔马，一了只觉劲风削面而过，肩头又是一阵剧痛，右臂已然往他衣袖里伸。

孙尚之再一缩臂，将一了拖近身来，右手一探，已然按在他胸前的“华盖穴”上，回头大声叱道：“别动！”其余三人，一见师兄身落人手，心中如烈火翻腾，但是却又明知救他不出，不能不听孙尚之的吩咐。只听得孙尚之一字一顿地道：“四位本也是当世豪杰，但是却不识时务，人各有志，我也不管，但你们却须罚下重誓，即时离开东京，不准对任何人道起玄天门，三清上人等字样！”一了虽然身在人手，但是却毫不屈服，叱道：“为什么？你可是三清上人门下败类，怕上人降罪于你？哼哼！我偏要逢人便说！”

孙尚之面色一变，右手一松，在怀中一探，取出一件物事来，道：“一了，你难道还不明白么？”一了定睛一看，只见孙尚之手中所握，乃是一只手指粗细，色作青碧的玉环。

那玉环上面，雕出三条栩栩如生，工艺精绝的小龙，龙睛却是天然红色，一了面色为之大变，道：“原来三清上……”

只讲到此处，便为孙尚之所阻，道：“一了，你既然明白，也不必多说了，曼陀山一门，在西域之中，武功卓绝，三位掌门高僧，便是武林中不世人才，已然能将达摩祖师东渡时所传武学，领悟到十之四五，但是玄天门却也一样是人才辈出，这两大派别，若是因此结下了冤仇，只怕一旦株连了整个武林，皆须投入浩劫之中，事情只在你们四人身上，你们却是要想清楚了，去吧！”衣袖一拂，一了便踉跄跌出七八步去，其余三人，连忙跟踪而走，和他站在一起，齐声道：“师哥，咱们怎么办？真听他的话？”

一了的面色，痛苦已极，玄天门三清上人，武功高绝，行事也极得人钦仰，但是刚才孙尚之手中的那只三龙玉环，分明是他未皈依三清之前，江湖上黑白两道，望而生畏的信物。

武林中人，人人皆知见环如见人，三龙玉环既然在孙尚之手中，可知孙尚之一定是奉三清上人之命行事，若是返回曼陀山，和三位师尊一说，两派从此结下深怨，当真要如孙尚之所说，为武林中带来一场不可了结的大风暴，但如果真的罚下重誓，一字不说，不但这口气咽不下，而且也绝不能由得一个无依的孤儿，一个可怜的寡妇，任人欺凌。

他面上神色数变，终于下定了决心，斩钉断铁地道：“孙檀越，此事贫僧等无法从命，你若是要杀人灭口，不妨下手！”

孙尚之面色一沉，向前踏出了一步，又倏地一个转身，衣袖扬起，一股劲风，向兀立大门口前的一条石柱卷去，待到衣袖将石柱卷住，才猛地一拉，“轰”的一声巨响，那条石柱，竟然齐中折为两截，断下的一截，跌在广场上，砸成了粉碎！

曼陀山四铁僧早知眼前这个孙尚之，武功比自己高得多，因此见他露了这一手无上内家功夫，并不感到意外，一齐大笑道：“孙檀越，何必耀武扬威，要下手，便可下手！”

孙尚之怒道：“好不知好歹！我是念在咱们两派，交情深厚，不想和你们翻脸，是才只令你们断去一臂！”一了仰天大笑三声，道：“即使你将咱们两条手臂，一齐断去，咱们也是心中无怨，但是，你若是不让咱们搭救孤儿寡妇，那却是万无可能！”

孙尚之一声冷笑，道：“说得好！敢问四位，此事只是你们四位来了，还是另有他人？”

一了道：“那却不知。”一语甫毕，忽然听得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自上面传了下来，道：“还有我！”那三个字突如其来，事先毫无迹象，孙尚之心中，也不禁一凛，但是声音却偏又如此柔软动听，分明是出自一位少女之口，循声抬头一看，只见府前左右，两株高达两丈的旗杆之上，已然各有一人。

右边的那个，一身红衣，映着日光，耀眼生花，面如芙蓉，目若秋水，两只耳坠，不住晃悠，竟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手中提着一件奇形怪状的兵刃。左边那个，却是衣衫破烂，一身黑色，獐头鼠目，猥琐已极，乱发蓬蓬，青须渗渗，也辨不出他有多大的年纪来，和那个美貌少女，一丑一俊，成了个极是强烈的对比！孙尚之后退一步，叱道：“两位是谁？”那丑汉子仍是一动不动地贴在旗杆梢上，那小姑娘却一跃而下，相隔两丈，一闪即落，道：“你不必管我是谁，只叫慕容延钊出来见我便是！”

人生得纤小苗条，语音也未脱稚气，但讲话的口气，却如此之大，孙尚之不禁又好气，又好笑，道：“小姑娘，令师何人？可能与我相识，说出来听听，以免伤了两家和气！”

小姑娘大摇其头，两只耳环，更如拨浪鼓也似，摇动不已，道：“不对，不对，我师父乃是正人君子，岂肯和欺负孤儿寡妇的人为伍？你别和我套交情了，快去通报，若是你不肯去，我就闯进了！”一面说，一面不断回头向一了等四人做眼色，示意他们快走。

一了心中暗奇，心想这个小姑娘，自己从来也未曾见过，如何却会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来和自己解围，那旗杆上的另一人，却不知是谁，不知武功如何，自己此时若是溜走，纵使能保得性命，但那小姑娘若是遭了孙尚之的毒手，便须一生内疚，而且貽笑江湖，生何如死？便偏过头去，连望都不向小姑娘望一眼！

小姑娘使了半晌眼色，见四人索性不理，俏脸涨得通红，一跺足，道：“不知好歹的秃驴，你们走是不走？”一了一怔，暗忖这小姑娘要我们走，分明是好意，但却不知为何，口出恶言？一时之间，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望住了小姑娘，小姑娘一摆手中奇异兵刃，叱道：“秃驴，本姑娘出门行事，喜欢讨个吉利，见到光头的，我心中便犯忌，不是看在你们已然断了一条手臂的份上，我认得你们，我手中的七绝凤尾翻，可不识得你们！”说着，又是一扬手中的奇异兵刃。

四人这才看清，小姑娘手中那兵刃，样子像是七柄长短不齐的弯刀，但是却生在一个柄上，以当中那一股为最长，散了开来，确似凤尾，但是却见所未见，也不知是何来历。正待反唇相讥，已然听得孙尚之道：“小姑娘，双烟师太，向来不好理闲事，你若是偷下山来的，还是快快回去吧！”

小姑娘一笑，左右双颊，同时现出了一个深深的酒窝，道：“还是你这老儿识货，我师父……”讲到此处，顿了一顿，道：“她老人家也来了！”手向远处一指，又扬声叫道：“师父！”

孙尚之骤然而惊，一个转身，循着小姑娘所指的方向看去，刚一回头，

便听得身旁轻风倏然，小姑娘银铃也似，“格格”一阵娇笑，再回头时，她人已疾向大门口冲去，手中七绝凤尾翻不断挥动，每一挥，便有七道乌油油的光华，伴随而生，将围了上来的七八个卫兵手中的兵器，尽皆格飞，只听得“乒乒乓乓”的声响，漫空兵器飞舞之中，小姑娘已然冲进了大门，孙尚之知道追赶不上，只是一声冷笑，俯身拾起地上的一只金元宝，食中两指，用力一夹，便成了两截，向上一抛，右手疾伸，“叮叮”两声，又已将两截金元宝弹出，呼啸排荡，直奔小姑娘背后射到。

两截金元宝才一发出，便听得旗杆上的丑汉子一声怪啸，喝道：“孙尚之，你做了走狗，难道便当真如此无耻起来？竟然对这样的一个小姑娘，使出了玄天门中，独传的玄天秘指，暗器功夫！”

那丑汉子一开始讲话，右臂便是向外一挥，只见自他手中，飞起黑黝黝的一团物事来，乍看，根本分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那件物事，已然迅速地展了开来，那丑汉子身形向下一滑，滑下一丈五六，手臂又是一挥，那物事展得更开，竟是一张大渔网，向两截金元宝，罩了下去，一罩便罩个正着，已然将两截金元宝网住，可是，那两截金元宝，仍是蕴着无穷大力，一被渔网罩住，“刷”的一声，便将渔网向前冲了过去，那丑汉子左臂抱住了旗杆，只觉一股大力，将自己向前扯出，势将连旗杆都抱不住，心中暗叫玄天秘指功夫，武林闻名，果然名不虚传，如今索性大闹一番，力透掌心，在旗杆上猛地一按，身子借力跃起，顺着两截金元宝射出的方向，向前疾蹿了出去！

他人在半空，失了凭借，更无法与孙尚之的蕴借在两截金元宝上的玄天神功所幻大力相抗，竟而顺着金元宝飞出的方向，连渔网带人，直飞进了大门里面去！而那根旗杆，经他用力一按，也已然断为两截，“轰”的一声，倒了下来，向孙尚之的头上压下。

孙尚之右手一举，便将旗杆托住，顺势一扫，将尚有的三条石柱，一齐扫跌，“哈哈”一笑，道：“看来今日来到开封府的高手不少，既然必要谒见慕容将军，又何必在门外显神通？索性一齐入府中，再行商议如何？”一言甫毕，人影陡现，从大街西头，已然奔出十三四个人来，一望而知，全是学武之士，接着，从广场对面的屋顶上，又有一人，飞身而下，左肩上蹲着一只银白色翎毛，高可五尺，神骏非凡的神鹫。

孙尚之道：“好！好！大家跟我进来。”手一松，将又长又粗的一根旗杆，直抛了出去，转身向大宅门中便走。众人全跟在后面。

却说那小姑娘将孙尚之骗信，击倒了阻路的卫兵，一溜烟地蹿进了大门，便叫道：“慕容延钊，出来！慕容延钊，出来！”

一面叫，一面转过了照壁墙，又待张口叫时，忽然听得一个冷冰冰的声

音，令人听了，就如六月飞霜一般，全身打了一个寒颤，道：“小姑娘，你在此间，大呼小叫地做什么？”

小姑娘猛地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却不见有人，而刚才那声音，却又分明是从身后传来的，心中不禁大奇，道：“你在那里？”

那声音“咕”的一笑，道：“我就在你面前！”小姑娘抬头一看，不由得更是大惊，竟然出了一身冷汗，原来那照壁墙上，画着一个身披大紫衣衫，深目凹鼻，形容古怪，身材高大的人像，而就是那个人像，在开口向她讲话！小姑娘心中暗忖，天下哪里会有这样怪异的事情，终不成是自己耳鸣？

正犹疑间，那“画像”已然走了出来，随着他的走动，带起一阵砖灰，扬了起来，小姑娘这才看清，敢情那形容古怪的人，刚才是以内力将自己的身子，逼进了照壁墙内，所以乍看起来，竟像是画在墙上的一幅画像，而不像是人！

那照壁墙全是尺许见方的大青砖砌成，而竟能将青砖挤成粉碎，逼身入内，其人功力之高，可想而知，小姑娘一摇手中的“七绝凤尾翻”，护住了身子，娇叱道：“你是谁？”

一个“谁”字才出樱口，突然间，一阵劲风荡起，那堵照壁墙，发出“轰”的一声巨响，碎砖碎石，漫天飞舞，小姑娘大吃一惊，舞起了七绝凤尾翻，后退丈许，将撞上身来的碎砖，尽皆格开，同时见那大紫花衫的怪人，怒喝道：“什么人？”

就这一句话工夫，一个衣衫破烂的丑汉子，已然带着一只渔网，将照壁墙撞穿，落于就地。一落地，手便扬起，那只渔网荡起一股劲风，将全身护住，身形展动，来到了小姑娘的身边，大喝道：“小娃娃，快后退！”小姑娘樱嘴一撅，道：“为什么？”

那穷汉子向那大紫衣衫的人一指，道：“你知道他是谁？”又向自己的鼻尖一指，道：“你可知道我是谁？”小姑娘道：“都不知道！”

说话之间，那大紫衣衫的人已然面带谄笑，向他们两人走了过来，但也就在此际，孙尚之已然大步跨了进来，道：“乌兄请勿忙动手，相烦告知各位，在水轩偏厅中相见！”

那大紫衣衫的人，答应了一声，便一个转身，向大宅中走了进去。

此时，跟在孙尚之后面的那十四五人，也已一齐走了进来，孙尚之道：“各位请跟我来！”却不从大厅之中走，而是绕过了大宅，直向后面走去，众人全跟在后面，那丑汉子和小姑娘，走在最后面，丑汉子低声道：“小姑娘，你是什么时候，拜双烟师太为徒的？怎么去年我上唐古拉山，去拜见双烟师太时，她还未曾向我提起过你，也未见你在山上？”

小姑娘笑嘻嘻地道：“我师父不像有些人那样，喜欢吹牛，收到了一个好徒弟，乃是她一生最得意的事，所以她更是深藏不露，不与人知。”这一番话，表面上是在为双烟师太的行径作赞美，但实则上，却分明是在自己捧自己，丑汉子一笑，道：“小娃娃，有点意思，双烟师太在我去年上唐古拉山之后，就闭关静修，欲参灵空秘奥，无上妙境，只怕三年之内，未必有成，你叫什么名字，一定是瞒着双烟师太，偷下唐古拉山来的，是也不是？”

小姑娘“呸”的一声，道：“喂！你别讲笑话好不好？偷下山来，还能到处带着这招牌走么？一扬手中兵刃，道：“这叫什么兵刃，你可知不知道？”

丑汉子笑道：“这是七绝凤尾翻，每一柄重七十二斤，乃是杂玄铁铸成，共有一对，但是你却只有一柄，所以我说你是偷下山来的。”

小姑娘面色微变，但立即恢复常态，道：“我师父说，两柄同使，只有麻烦，反倒不如一柄来得轻便，这又不比别的兵刃，可以藏在身上，带上两柄，还不麻烦死了？你知道什么？”

丑汉子一笑，道：“算你说得有理，你究竟叫做什么名字？”

小姑娘头一偏，憨态可掬，道：“我叫林紫烟。”丑汉子一愣，道：“岂有此理，那有徒犯师讳之理？”小姑娘道：“信不信由你，我是叫林紫烟，又有什么办法，你是什么人？”

那丑汉子倏然停步，两眼神光炯炯，望住了林紫烟，半晌才道：“小娃娃，我不信双烟师太未曾和你道起过我信这个人！”

林紫烟抿嘴一笑，酒窝浮现，道：“笑话，我难道还会明知故问么？”说着，便掉过头去，脸上略现慌张之色，吐了一吐舌头，但立即又转过头来，那丑汉子却并未注意。

丑汉子道：“那怕是双烟师太不欲你知道武林中杰出人物，以免你下山之后，可以有所依附，所以才不和你说之吧？”

林紫烟听他自称为“武林中的杰出人物”，不由得“扑嗤”一笑，道：“噯，真是么？倒请将大名说来听听！”丑汉子一瞪眼，道：“我姓岳，名尊，你可曾听见没有？”林紫烟心中一怔，暗道：“啊！原来他便是岳尊！”但是却故意逗他，摇了摇头，道：“我也曾在江湖上行走了一二年，却是未曾听说过。”

岳尊面现怒色，道：“我外号人称天网神丐，你难道也未听说过？”

第二章 水轩争雄显神通

林紫烟见他看来甚是喜望自己说一声“久仰大名”，因此故意逗他，低声喃喃自语，道：“天网神巧？这名字可生得很哇！”接着，抬起头来，大声道：“噢！原来是天网神巧，久仰久仰！”

这一来，分明是瞧不起岳尊，所谓“久仰久仰”，只不过是客套而已。而天网神巧岳尊的名头，在武林中何等响亮，林紫烟一听他自道姓名，已然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却故意装作不知，岳尊不由得勃然大怒，叱道：“大胆！”

反手一抓，就待向林紫烟抓去，但林紫烟却早有准备，身形飘动，“刷”地向旁逸了出去，岳尊沉声喝道：“好滑溜！”跟踪而至，两人因为讲话，本已落在众人后面两三丈许，这一逸一追，刚好赶上，只觉眼前一亮，原来是老大的一个水池，池水清澈，池面上还漂着不少残荷莲蓬，在水池中心，有一个水榭，但是却并无桥梁可通，水榭中心，乃是一只八角亭子，只见亭子上已然有七八个人在，那个穿大紫衣衫的人，已站在亭口等候，岳尊一见来到了地头，只得狠狠地瞪了小姑娘一眼，不再动手。

孙尚之来到水池边上，一摊手，道：“请到水轩上聚话！”

众人停睛一看，只见那水池，足有四五亩大小，水波荡漾，水轩正在中心，约有十来丈距离，没有船只，又没有桥梁，孙尚之这一手，分明是考较各人的轻功来了，心中不由得尽皆有气，天罡容白曜，一摇手中折扇，首先走了出来，道：“主人不妨先请！”孙尚之笑，道：“焉有此理，当然是贵客先请！”容白曜道：“那在下就有礼了！”身形疾掠而起，贴着水面，燕子掠水也似，平平地向前疾掠而出。

直掠出了三四丈远近，身子始终是贴着水面，双足离水面，约有五六寸距离。掠到五丈左近时，手中折扇，突然“刷”的一声打开，“呼”的一扇，向水面扇去。容白曜初掠着水面掠出时，姿势轻盈美妙，显是上乘轻功，蜻蜓贴水的功夫，令人感到静谧安宁，将刚才大门口的肃杀之气，消灭了不少。但是当容白曜一扇扇出之后，情形却完全不同，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

像是有一块数千斤重的石头，突然由空中跌落水柱中一样，轰轰发发，激起三柱高可丈许，粗约三尺的水柱，同时水花乱溅，只听得容白曜哈哈大笑之声，众人定睛一看，随着水柱陡生之力，容白曜人竟然伫立于一条水柱之上！

天罡扇容白曜，人本生得华贵清秀，当下伫立在水柱之上，看来愈发好看。

水柱一起即落，人当然不能在上面站立得太久，容白曜不过是借着刚才一招“天上三光”，三股大力，将水柱激起，而力道并未消失，是以才能在水柱上面，略停了停，立即一声长啸，真气向上一提，身形再拔起丈许，在半空中一个转折，一式“雁落平沙”之势，已然落在水轩之上！

作书人写来话长，其实，从容白曜贴地掠出，到达水轩，不过是电光石般一瞬间的工夫，容白曜人到了水轩上，那三股被他天罡扇无上内家真力激起的三股水柱，才轰然爆发，池面被水点点起无数涟漪，渐渐地又归于平静。

孙尚之微微一笑，朗声道：“人道容先生的天罡扇，又称阎王扇，而今扇水成柱，我看又可称为龙王扇，确是武林一绝了！”容白曜在水轩上朗声答道：“岂敢，待一会儿要向孙朋友讨教！”

孙尚之又道：“哪一位再请，咱们总不成站在池边讲话！”

跟孙尚之走进宅来的，共有十五人之多，此时，曼陀山四铁僧自知伤后真气难提，万不能越过这十余丈水面，齐声叫道：“各位朋友，大家既是抱同一目的而来，四僧等自叹功力不如，先告辞了！”向众人行了礼，后退出丈许去，有六个人想是也自度武功不济，道：“四位高僧，咱们一起走！”一共是十个人，自有兵丁指引，退出宅外去。

十个人一走，天罡扇容白曜已然到了水轩，除了孙尚之以外，池边上就是天网神丐岳尊，林紫烟，和一个寒着一张死人脸子，一直未曾听他出过声，耸肩缩背，模样极是畏琐的中年人，再就是一个二十岁左右，身材雄伟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一见十个人退了开去，两道浓眉“刷”的一扬，“呸”的一声，咕噜道：“不中用的东西，又想打抱不平救人，又临阵退缩，我一样越不过水面，但是游也要游了过去！”

当真说得出做得到，话一讲完，便涌身向水中跃去，“咕咚”一声，便跳入了水池之中，手脚乱划，乒乒乓乓，激起阵阵水花，不消片刻，居然湿淋淋地爬上了水轩，昂然而立。

孙尚之在池边叫众人到水轩中去聚会，用意极是明显，那就是要众人展示本身的轻功，曼陀山四铁僧和那六人，便是因为自度轻功不济，所以才知